

安徽文苑丛书 叶森槐 注

杜甫鹤诗选



2.742

I222.742

231

3

杜荀鹤诗选

叶森槐 注

黄 山 书 社



B 56.378

责任编辑：胡贯中
装帧设计：方绍武

杜鹃鹤铸选

叶森樵 注

*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园北桥东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.5 字数：120,000

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0,001—31,500

ISBN7-80535-051-5/I·17

定价：1.95元

出版说明

安徽有悠久的历史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远自先秦，近至“五四”运动，各个朝代，安徽籍的作家、诗人辈出，象曹操、曹丕、曹植、嵇康、张籍、杜荀鹤、梅尧臣、张孝祥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、吴敬梓等人，均有大量的著作留传于世。这些著作相当一部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，立意刚劲，造语质朴，不管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看，都不失为文苑精华。为了比较全面地、系统地介绍安徽古代和近代作家、诗人的作品，我们结合古籍整理，出版这套《安徽文苑丛书》。

《安徽文苑丛书》为普及性读物，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干部、工人、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。出书形式视作品情况和实际需要，或出全集，或出选集，或出合集。无论哪种本子，均有简明扼要的注释，以帮助读者读懂原文，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意义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本丛书谬误之处恐难避免，如蒙教正，则幸甚幸甚！

黄山书社

一九八四年八月

前 言

杜荀鹤是唐代末期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他的作品，深刻地反映了唐末政治极端腐朽，藩镇割据，军阀混战，人民困苦不堪的社会面貌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人民性。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，呕心沥血地锤字炼句，在诗歌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色彩，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。

(一)

杜荀鹤，字彦之，自号九华山人。池州石埭(今安徽石台)县人。生于唐武宗会昌六年(846)正月十日，卒于唐昭宗天祐元年(904)。一生经历了宣宗、懿宗、僖宗、昭宗等四代。关于他的生平事迹，史籍记载很少。由于他生活在唐末的多事之秋，死后又值五代十国纷争的乱世，直到他身后近七十年(北宋太祖开宝年间)，天下才基本安定下来。这种动乱的时代，导致他生平事迹的许多空白。这里，只能凭借点滴资料和他的诗作，作些简略的探索。

杜荀鹤出生在石埭县的一个山村人家，父亲杜筠是个掌一乡政教禁令的地方小吏——乡正^①。幼年的杜荀鹤由于家道不富裕，曾放过鸭，干过轻微农活^②。他“七岁知好学，资颖豪迈，志存经史^③”。稍长，迁居到石埭深山之中，选择了有“香林之胜”的“长林中乡”贡溪居住^④。“家山白云里，卧得最高层^⑤”，这里溪水潺潺，林木翳郁，附近还有溶岩洞穴之胜。他以“数亩生涯”自乐，过着“藿食粗衣”的清贫生活。这段

时间，他“闭户十年专笔砚”，刻苦读书，勤奋写作，与诗友赠答酬唱。懿宗咸通年间，青年的杜荀鹤曾赴庐山攻读，“十载同栖庐岳云，寒烧枯叶夜论文”，诗人在庐山先后约住了十年。“无何一名系，引出白云间”，大约在咸通十一年前后，他结束了庐山的攻读生活，下山求取功名。

唐代自贞元、元和之后，科场清托之风盛行，举子应进士科试须有名公巨卿的荐举。杜荀鹤为了“遍识公卿”，求得援引，他游历了吴越、福建、湖湘，甚至最远曾涉足湖南桂林，从《经贾岛墓》一诗来看，贾岛墓在遂州长江县，可见，诗人也到过巴蜀，再从他《送友人游南海》一诗分析，他很可能还去过南海（今广州）。他在《秋宿临江驿》诗中说：“南来北去二三年”，明白点出这次奔波东西，纵游南北所经历的时间。大约在乾符初年，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。这时的杜荀鹤已经三十岁了。

在家乡的日子里，诗人还往来于池州、青阳、歙州之间，与池州顾云、李昭象、殷文圭、张乔，歙州王希羽^⑥等诗人友善，常相过访唱和。余杭著名诗人罗隐于乾符中至中和末、光启初，隐居池州梅根浦^⑦，曾跨驴寻访杜荀鹤。石埭舒溪门外十里有“回驴岭”，传为罗隐与杜荀鹤相遇处，两位诗人于岭上“把手徘徊”，相见恨晚，一时传为佳话^⑧。

杜荀鹤在《辞郑员外入关》中说：“男儿三十尚蹉跎，未遂青云一桂科。在容易为销岁月，到家难住似经过。”为什么“三十尚蹉跎”未遂“桂科”呢？“岂为无心求上第，难安帝里为家贫”，他在《春日行次钱塘却寄台州姚中丞》这首诗中道出了原因。由此推断，三十岁前的杜荀鹤因为“家贫”并未多次赴京应试。即使赴京了，也是“难安帝里”的^⑨。这次，由于郑员外（尧）^⑩的资助，他才“到家难住”而“入关”以求了。不幸的是，他到京城长安后，却“连败文场”^⑪。“蟾宫折桂”

“杏园醉春”的希望不断落空，冷酷的现实，打破了他“莫愁寒族无人荐，但愿春官把卷看”的自信。他悲叹自己“空有篇章传海内，更无亲族在朝中”。在这期间，诗人大约是一面谋举，一面又出游过潭水、栾城、常山甚至边塞等地^⑧。这段时期的具体时间已难确知，南返的时间，当在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之前。

“自从乱后别京关，一入烟萝十五年”，杜荀鹤这次“回归旧山”，在九华山居住了一段较长的时间，他自称“九华山人”、“九华山叟”。好友顾云称他为“故山僧隐者”^⑨，但杜荀鹤之归隐旧山，只是因为战乱破坏了科举的正常进行。“不是无端过时日，拟从窗下蹶云梯。”他仍不忘“蟾桂”之想。当时文士的出路，除科举一途之外，另一门径，就是干谒落镇、州郡，请托援引，或因缘幕府，以求逐级进身。因此，在这“烟萝十五年”中，他曾再度出游，曾赴扬州、昇州、宣州、歙州、温州、明州、湖州、杭州等地，寻求“知音”，期望得到宠用。然而，“客路如天远，侯门似海深”；“县宰不仁工部饿，酒家无识翰林墮”，他并未得到公卿们的垂青，抛离骨肉，贫困漂泊，沿途还不断遭受兵戈之阻，所换来的只是权贵们的冷遇，他的心境是凄苦而悲愤的。

“篔簹篇韋头上雪”，四十六岁的杜荀鹤再度出山应试，“大顺二年(891)，裴贲侍郎放第八人登科。”^⑩正月十日放榜，适逢他的生日，又巧与“座主”裴贲登第的名次相同^⑪，祝贺的乡友自然不少，王希羽作诗赞曰：“金榜晓悬生世日，玉书潜记上升时。九华山色高千尺，未必高于第八枝。”（《赠杜荀鹤》）唐制，“进士放榜赦下后，礼部始关吏部。吏部试判两节，授春关，谓之关试，始属吏部守选”（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）。杜荀鹤虽解褐于吏部，但由于“时危势晏”，他并未获得实际的官职而“复还旧山”^⑫。他在《关试后筵上别同人》

中写道：“日午离筵到夕阳，明朝秦地与吴乡。同年多是长安客，不信行人欲断肠。”诗人是带着这种愤闷的心情回归故乡的。

数年后，杜荀鹤应宣州节度使田颀之招，当上了田氏幕府从事。据《新唐书》载：“颀善为治，资宽厚”，“厚遇士”，“利通商贾，民爱之”。对杜荀鹤尤为看重，常委以重任。在宣州，诗人既得到田颀的看重，又与老友殷文圭、王希羽及杨夔、康骈、夏侯淑同事，他们“同调琴、唱和广”。应该说，诗人的生活到了这时，才算安定下来。

田颀当时与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因互相争夺而矛盾激化，田颀欲与梁王朱全忠(温)和寿春朱延寿，合力夹击杨行密^①。天复三年(903)，杜荀鹤被派遣至汴梁(开封)通好朱全忠，得到朱的赏识。“及颀遇祸”(同年十月)^②，朱全忠就表荐他为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，知制诰。不久，因“丁重疾，旬日而卒”^③。时年五十九岁，时在天复四年(904)，亦即天祐元年。(或曰卒于开平元年)。

纵观杜荀鹤的一生，我们所探索的只能是如上述的一个梗概。至于他是否是杜牧“微子”^④；他与朱温的关系究竟如何？卒年是天祐元年(904)，还是朱梁开平元年(907)等等^⑤，都是学术界至今尚在讨论的问题，因无定论，这里不赘述。

(二)

杜荀鹤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杜甫、白居易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。诗人身处乱世，他既不“佯狂”以标清高，也不“巧达”而出卖灵魂。他“宁为宇宙闲吟客，怕作乾坤窃禄人”。这一“宁”、一“怕”，说明了他为人处世的“操立”。他自谓：“男儿出门志，不独为谋身。”而应怀有“济物”之心，提出“诗旨未能忘救物”的

创作主张，力求做到“言论关时务，篇章见国风”。因此，他把目光始终审视着现实生活，使自己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。这样的艺术实践，为他的作品带来广泛的人民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诗人所处的时代，是唐末社会大动乱的时代。唐帝国到了懿宗、僖宗的时候，已经是“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”了。藩镇割据，“以赋税自私，不朝献于廷”；“以土地传子孙，盼百姓加徭其颈”（《新唐书·藩镇魏博列传》）；他们拥兵自大，“专务聚财积粟，峻法刻威”（《旧唐书·韩弘传》），相互间的兼并和掠夺愈演愈烈。而王室的生活则越来越奢侈糜烂，懿宗李漼，“好音乐宴游。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。每月宴设不减十余，水陆皆备。听乐观优，不知厌倦。赐予动及千缗。……每行幸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，所费不可胜纪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50）。上行下效，各级贪官污吏横征暴敛，中饱私囊；藩镇牙兵凶残暴戾、强蔽掠夺、逾法犯令，任意为非作歹。百姓们在这层层勒索和压榨下，处在暗无天日、水深火热的境地，“贫者藁蓬实为面，蓄槐叶为脯；或更衰羸，亦难收拾，常年不稔，则散之邻境。今所在皆饥，无所依投，坐守乡间，待尽沟壑。其蠲免余税，实无可征。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，督促甚急，动加捶撻。虽撤屋伐木、雇妻鬻子，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，未得至于府庠也。或租税之外，更有他徭。……百姓实无生计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52）。血腥的现实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。先后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庞勋领导的兵变。公元875年，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，更是波澜壮阔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。这些起义虽被相继镇压下去，但军阀之间的混战、火并却更日益激烈起来。中原和江淮、江南“白骨遍地，荆棘弥望”，“城镇居民，什不存一”，“田无禾麦，邑无烟火者，殆将十年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57）。社会的黑暗，人

民的痛苦，这些就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客观现实基础。

诗人一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，对劳动人民和现实生活有广泛的接触，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相通。他忧国忧民，理解百姓的灾难，同情他们的疾苦。诗人面对现实，干预“时务”，喷发出对荼毒生灵的统治者的有力控诉和抨击，把揭露屠夫民贼贪婪残暴和恤悯人民的悲惨厄运，有机地结合起来。请看诗人笔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、蚕妇、士兵：“夫因兵死守蓬茅，麻兰衣衫鬣发焦。桑柘废来犹纳税，田园荒后尚征苗。时挑野菜和根煮，旋斫生柴带叶烧。任是深山更深处，也应无计避征徭。”（《山中寡妇》）“经乱衰翁居破村，村中何事不伤魂。因供寨木无桑柘，为点乡兵绝子孙。还似平宁征赋税，未尝州县略安存。至于鸡犬皆星散，日落前山独倚门。”（《乱后逢村叟》）“粉色全无饥色加，岂知人世有荣华。年年道我蚕辛苦，底事浑身著苧麻？”（《蚕妇》）“三边远天子，一命信将军。野火烧人骨，阴风卷阵云。”（《塞上伤战士》）诗人笔下还有：雪天“跣足行”的樵夫，“在生不识公卿面，至死不离麋鹿群”的落魄文人；被“短戈长戟”所囚的书生，……这些诗活脱脱地展示出一幅唐末乱世的“流民图”长卷。

诗人笔下的村镇，到处是烽烟战火，残屋断垣，一片萧条：“农夫背上题军号，贾客船头插战旗”；“古寺拆为修寨木，荒坟开作瓮城砖”，“垂无夏织桑充寨，田废春耕犊劳军”。一县之内残民寥寥，古道之上新坟累累。“家随兵尽屋空存，税额宁容减一分？衣食旋营犹可过，赋输长急不堪闻。”目睹这民不聊生的惨景，诗人眼中在流泪，心中在滴血，他大声为百姓疾呼：“官苗若不平平纳，任是丰年也受饥！”这不平之鸣，反映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贫困忧心如焚的心情，表达了诗人为民解难的善良愿望。

诗人敢于直面这不幸的人间地狱，也敢于揭露造成这种人

间悲剧的统治者。他笔锋尖锐犀利，鞭辟入里，倾泻出胸中的愤懑：“官家不管蓬蒿地，须勒王租出此中！”一个“勒”字，何等有力，矛头直指王家；“那侯逐出泽闲事，正是塞与幸蜀年。”讽刺的笔锋刺向了“万乘之尊”的僖宗；“去岁曾经此县城，县民无口不冤声。今来县宰加朱绂，便是生灵血染成！”诗人目睹百姓的惨状，耳闻生灵的冤号；而贪官污吏却加官进爵，飞黄腾达，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染红了他们晋身的红袍。这些血和泪的控诉，形象地、深刻地暴露了唐末政治的黑暗，鞭挞了那些荼毒生灵的佞臣酷吏的滔天罪行。诗人愤怒的笔锋还刺向那些藩镇“牙兵”：“握手相看谁敢言？军家刀剑在腰边。遍搜宝货无藏处，乱杀平民不怕天！”面对这些无法无天、丧心病狂的嗜血者，诗人毫无畏惧，奋笔疾书，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搜刮财货、草菅人命的丑恶灵魂。

杜荀鹤以儒者自居。“儒为君子儒，儒道不妨孤。”“此身虽贱道长存，非谒朱门谒孔门。”他倡导仁政，提出“须怀济物心”；重视“耕桑”，主张宽“赋敛”，招“通民”。他从自己善良的愿望出发，希望他那些当官的朋友，要关心人民的疾苦：“海涨兵荒后，为官合动情。字人无异术，至论不如清。”诗人要求他们：“但遂生灵愿，应当雨露随。”当他听到朋友的廉明善政时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：“九土雄师竟若何？未如良牧与天和。月留清俸资家少，岁计阴功及物多。四野绿云笼稼穡，千山明月静干戈。行人满耳新安事，尽是无愁父老歌。”“美化事多难讽诵，未如耕钓口分明。”这里，诗人是站在耕夫渔父、父老百姓的立场上，来歌颂他们的。尽管这些为数不多的清官廉吏并不可能真正救民于倒悬，但诗人这忧民爱民的一番苦心，却是难能可贵的。

杜荀鹤这些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诗篇，尖锐地暴露了唐末社会的各种矛盾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特征，向我们展现了一幅

唐末黑暗社会的真实画卷。吟诵这些篇章，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关心人民、关心教化、关心时务、提倡仁教、颂扬善政、反对暴政的鲜明立场和强烈的爱憎。无怪乎在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诗：“雅丽激越之句，能使贪夫廉，邪臣正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悌。”（顾云《唐风集序》）可以认为，他那“为文多主箴刺”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充满人民性意蕴丰赡的诗篇，在唐末新崛起的现实主义诗坛上，占有同代人难以企及的前列地位。

当然，诗人的思想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。例如，他对最高统治者，存有幻想，期望唐室“中兴”，力图“终拟致明君”，显示了他的封建性愚忠。《唐风集》中“干谒”之词甚多，有的近于奉承阿谀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力量；或者单纯地自我哀贫嗟卑，降低了作品的格调。至于《梁王坐上赋无云雨》诗，美化朱全忠，不管是否属实，但他确曾干谒过这个黄巢起义军的变节者、凶暴的军阀、残酷镇压人民的刽子手，则是完全可信的，这不能不说是他为人的瑕疵。今天，我们不应以其一赏而掩其大节，诗人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和进步的政治倾向是主流，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。

杜荀鹤的诗歌创作，在艺术表现上成就也十分突出。《唐风集》三百二十五首诗（《全唐诗》中，所收篇目相同），大多是早、中期作品，晚年作品基本散失。在这三百多首诗中，律诗占了绝大部分。律诗这种体裁，要求音韵协调，字句对偶等等，往往限制了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。在他以前的诗人，在写作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时，大都采用“乐府”或“古诗”一类体裁。杜荀鹤运用律诗这一体裁来反映现实生活，却能在严格的格律中，任意驰骋，熟练自如。吟诵《山中寡妇》、《乱后逢村叟》、《旅泊遇郡中叛乱寄同志》等名篇时，除了诗歌表达的丰富社会内容和鲜明的形象使人深深受到感动外，那自然流畅的语言，铿锵有力的音律，也不能不使人折服。

诗人的一些抒情、写景、赠答、旅游之作，“极事物之情，足丘壑之趣”，也写得清新优美，质朴明畅，风调动人，一扫唐末颓靡的诗风。如：《寄益阳武灌(璠)明府》、《秋日忆九华旧居》、《江岸秋思》、《登山寺》、《冬末同友人泛潇湘》等等。他的《春官怨》，被誉为压卷之作，五六两句从对面着笔，写艳丽春景面“怨”在其中，尤其被人称道。他的绝句也写得朴实无华，意蕴新颖，如《钓叟》、《湘江秋夕》、《旅怀》等，读来如行云流水，明快爽朗。

叙述平实、质朴自然是杜荀鹤诗歌的主要特点。他也有一些诗作采用比喻手法，写得深细婉曲。如《御沟柳》、《伤病马》，以物喻人，自然贴切，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凄苦之情。又有一些作品看似平实而寓意深刻，如《泾溪》一首，大可以喻为政治国，小可以喻为人事。又如《观棋》，貌似诙谐而实辛辣：“算人常欲杀，顾己自贪生。得势侵吞远，乘危打劫赢”，不正是那些藩镇军阀的写照吗？

“典尽客衣三尺雪，精炼诗句一头霜”，诗人非常注重锤炼字炼句。他的作品中，佳句如波翻浪涌，令人惊叹不绝。如：“举鞭挥柳色，随手失蝉声”；“鹤隐松声尽，鱼沉樵影寒”；“四五朵山妆雨色，两三行雁帖云秋”；“窗竹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入砚池中”；“涧底松摇千尺雨，庭中竹撼一窗秋”等等，都写得优美动人，富有意境。诗人那些抒写自己不幸遭遇的诗句，也非常凄楚感人，如：“心火不销双鬓雪，眼泉难濯满衣尘”；“风射破窗灯易灭，月侵疏屋梦难成”；“虚垂异乡泪，不满别人心”；“生在世间人不识，死于泉下鬼应知”等等，字字血，声声泪，读来令人肝裂肠断。另一些诗句运用对比手法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，如：“玉帐英雄携妓赏，山村鸟雀共民愁”，一富一贫，对比极为强烈，一个“愁”字，概括了人民多少苦楚！又如“新坟侵古道，白发恋黄金”；“战士

风霜老，将军雨露新”等诗句，运用对比手法，突出了诗人的爱憎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。

由于诗人经常接触劳动人民，他的诗作汲取了民间语言通俗浅近的优点，甚至大胆采用口语入诗。宋代以来诗评家们大多说他的诗“鄙俚近俗”，杨升庵甚至把他的诗列入“劣唐诗”。在我们今天看来，这恰恰是他诗歌语言的优点。他写诗力戒晦涩浮华，绝少用典，力求质朴通俗，“老嫗能解”。他的诗作中一些既通俗又寓意深刻的句子，在长期的流传中，都成了旧时社会上通行的成语。如：“逢人不说人间事，便是人间无事人”；“客路如天远，侯门似海深”；“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”等等。他的诗作之所以具有广泛的人民性，除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外，诗歌语言的通俗性，不能不是原因之一。杜荀鹤的诗句还常用叠字的手法来加强语气，渲染气氛，多见于前后散句，如：“吾宗不谒谒诗宗，常仰门风继国风”；“别来春又春，相忆喜相亲”等等。这些叠字运用得自然妥贴，有古民歌风。

杜荀鹤在诗坛上的成功，是因为他写诗非常勤奋而专力。“自小谪于诗，篇篇恨不奇。苦吟无暇日，华发有多时”；“生应无辍日，死是不吟时”。诗歌创作伴随着他的一生，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那“食无三亩地，衣绝一株桑”的极端贫困的日子里，诗人“乍可百年无称意，难教一日不吟诗”，精神可谓感人至深。他认为辞赋文章之中，最难的是诗。因此，他拼出一身的犷劲、韧劲来攻它。“道合和贫守，诗堪与命争”，为诗歌创作，他豁出命来一争高低。这种专心致志、奋战不息的精神，是令人非常钦佩的。“苦吟方见景”，诗人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，他不作蜻蜓点水、浮光掠影式的采缀，而是深入细致、精益求精地探索。“此日闲未得，到处被诗磨”，一个“磨”字充分说明了诗人不作无病呻吟，创作有感而发，充满

激情。“外却浮华景，中含教化情。”他一生中的“苦心诗”如若不是充满了创作激情，充满了爱国爱民的感情，又怎么能流传至今，还为人称颂不已呢？

“多惭到处有诗名”，杜荀鹤在当时影响已经很大了，人们期望他“作诗出没二雅，驰骋建安，削苦涩僻碎，略淫靡浅切，破抱冷之坚阵，擒雕巧之首帅”，成为“中兴诗宗”。（顾云《唐风集序》）我们今天诵读他的诗篇，可以说这“削”、“略”、“破”、“擒”四字，他是当之无愧的，说他是唐末“诗家之雄杰者”，他也是当之无愧的。

杜荀鹤《唐风集》据传是他初登第时所自编，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称《唐风集》为十卷，毛晋汲古阁刻本《唐风集》作三卷，分别为：五律（一百二十五首）一卷，七律（一百四十首）一卷，绝句（五十二首）一卷。汲古阁本于清乾隆间采入《四库全书》。笔者见于唐石印棠刻《贵池先哲遗书》，亦系采自汲古阁本，唯照《全唐诗》增补逸诗九首（五律四首，七律一首，绝句四首），其余篇目编次与《全唐诗》基本相同。又《康熙石埭县志》另有《九日》、《与诸子入山看碑》两首，皆因袭前人诗句，恐系伪托之作，本选集未予收录。笔者选注即以《全唐诗》及《贵池先哲遗书第七·唐风集》为依据，篇目顺序亦依《全唐诗》编次，除未选入者外，不作调动。由于本人水平有限，谬误在所难免，敬希海内专家、学者不吝赐教。

本书在注释过程中，得到徽州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秦效成先生指导，秦先生并拨冗予以校阅订正，在此特表谢忱。

叶森槐

一九八六年九月于皖南

【注释】

- ①《唐诗纪事》作“乡正”；《唐才子传》作“乡士”；《艺苑雌黄》作“碑士”。
- ②原石埭县城（今在陈村水库淹没区内）南十五里，有“牧鸭湖”，相传为荀鹤幼年放鸭处。
- ③据《江南道志》、《石埭县志》、《嘉靖池州府志》。
- ④据《嘉靖池州府志》、南宋隆炎元年（1127）杜仲尧《贡溪迳桥修路记》。贡溪乡村旧有“杜氏宗祠”及“杜公亭”等胜迹（今皆毁），唯存杜荀鹤及其夫人凤氏“同宗妣考”“一体附祀”灵牌一块。“长林”，石埭的别称，因汉设“长林署”而得名（梁置石埭县，隋、唐因置）。
- ⑤文中引语未注出处者，均见杜荀鹤《唐风集》。
- ⑥王希羽，《全唐诗》作“池州人”。
- ⑦据《唐诗纪事》；又罗隐有《别池阳所居》诗：“黄尘初起此留连，火耨刀耕六七年。”
- ⑧据康熙《石埭县志》。
- ⑨《唐风集》中有《入关历汧道中却寄舍弟》诗，无世乱痕迹，疑为荀鹤第一次入京。
- ⑩郑员外：见七律《辞郑员外入关》注①。
- ⑪《旧五代史·杜荀鹤本传》：“荀鹤寒进，连败文场，甚苦。”
- ⑫《唐风集》中有：《出嵩山界使回有寄》、《寄襄处士》、《塞上》、《宿棠城驿却寄常山张书记》等诗。
- ⑬顺云《唐风集序》。
- ⑭《旧五代史·杜荀鹤本传》。
- ⑮《康熙池州府志·杜荀鹤传》：“名在第八，与溋主同，谓之‘传衣钵’。”
- ⑯据《唐诗纪事》、《旧五代史·杜荀鹤本传》。
- ⑰据《新唐书·列传》、《旧五代史·梁书·列传》。
- ⑱据《旧五代史·杜荀鹤本传》；又《九国志·董德传》：“天复三年

(903)，田瓌叛于宣州，……冬十月，瓌出州外求战，登桥马鬣，为外军所杀。”（同书《瓌传》作十二月）

⑨据《旧五代史·杜荀鹤本传》。

⑩南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：“或曰，荀鹤，牧之微子也。牧之会昌末自齐安移守秋浦，时年四十四，所谓‘使君四十四，两佩左铜鱼’者也。时妾有妊，出嫁长林乡正社筠，而生荀鹤。”南宋周必大在《二老堂诗话》等著作中传布过这个传说，并点出此说源于范致明的《池阳记（集）》。元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继续沿用此说。明清《池州府志》和《石埭县志》皆冠以“或曰”因袭此说。然此说不见于北宋薛正监修的《旧五代史》（书成于973年），康熙《池州府志》虽转录此说，但按语云：“然此说诞妄，恐未必有此，因附记之。”【按：杜牧（803—853）由齐安（黄州）移守秋浦（池州），实为会昌四年（844）九月（会昌六年九月离任），时年四十二，而非四十四。】清薛雪《一瓢诗话》云：“污蔑樊川，已属不堪，于彦之尤不可忍。杨森嘉例曾引太平《杜氏宗谱》辨之，殊合鄙意。”【按：明清时，石埭县分为陵山、舒泉、石埭、太平等四乡。贡溪杜村一带唐宋时属“中乡”，明清时属“太平乡”。“太平《杜氏宗谱》”疑即“石埭县太平乡《杜氏宗谱》”。今《谱》已无考。杨森，字嘉树，清金溪（今属江西）籍，桐城人。见许楚《青岩集》。】

⑪宋孙光宪（约900—968）《北梦琐言》：“唐杜荀鹤，尝游梁，献太祖（宋全忠）诗三十章，皆易晓也，因厚遇之。洎受禅，拜翰林学士，五日而卒。”《旧五代史·杜荀鹤本传》：“时田瓌在宣州，甚重之。瓌将起兵，乃明令以笺问至，太祖遇之颇厚。及瓌遇祸，太祖以其才表之，寻授翰林学士，主客员外郎。……荀鹤未及泯，丁重疾，旬日而卒。”【按：据《资治通鉴》，杜荀鹤使梁事在天复三年（903）八月；据《九国志》，“田瓌遇祸”在天复三年十月（或云十二月）。《本传》文中，“表之”、“寻授”词义甚明，荀鹤应为唐官，而非梁官。若宋全忠受禅（907）后，始用荀鹤，则与荀鹤使梁、田瓌遇祸在时间上相距太久。据此，荀鹤的卒年定于天祐元年（即天复四年，904年），较天祐四年（即后梁开平元年，907年）为妥。】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，皆云（荀鹤）“天祐初卒”；元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，